

## 第三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学校	浙江财经大学	院系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姓名	颜烁
年级	2020级	任课教师	吴智斌
课程名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论文题目	徘徊的历史幽灵 ——《爸爸爸》与《马桥词典》的符号实践与权力伤痕		

# 徘徊的历史幽灵

## ——《爸爸爸》与《马桥词典》的符号实践与权力伤痕

**摘要：**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是韩少功“寻根”写作的深化，“历史”幽灵般贯穿其中，或悄然隐匿，或幽然浮现，同时以符号形态携带着权力对亲历者造成的记忆伤痕。“幽灵”揭示了八十年代以来民族文化面临转型的焦虑，也呼唤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

**关键词：**历史幽灵；符号实践；权力伤痕；马桥词典；爸爸爸

### 1 引言

如果说韩少功《爸爸爸》是“寻根文学”中一次浓缩化、寓言化的批判书写，那么其《马桥词典》则是一次将目光投向边缘的去寓言化<sup>1</sup>、逆公共化的先锋写作试验。两者的相异之处颇多，然而透过两者差异表面进入文本内部，可发现某种深刻的共通逻辑，即徘徊其间的时隐时现的历史幽灵——“幽灵”意味着实体虚无和漂泊无定，代表了“被放逐”和“重返”之间的无限可能，它脱离一般的“恐怖”意指，一定条件下可供慰藉与反思；“历史”则指向传统与当下的价值建构，它破除时间性，“实际上是一种构造物”<sup>2</sup>，在与权力结构缠绕中时刻下伤痕。在抵抗和凝视幽灵的对立统一过程中，《爸爸爸》与《马桥词典》中民族稳固的生存哲学与作者辩证的文化态度得以浮出。

### 2 幽灵的隐匿与浮现

#### 2.1 《爸爸爸》：内倾文化中隐现的历史主流

《爸爸爸》的故事发生在远离并排斥现代文明的原始部落，“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的鸡头寨多是“从远古一直活到现在”的物和习俗，村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充分自给自足，甚至认为“出山当然有危险”，因而他们主动放弃了进入现代的可能，王朝更迭、社会变迁的主流历史进程在此隐匿，被村寨强大封闭的内部逻辑消化为恒定的历史截面。然而主流历史的某些价值观却幽灵般浮现：人们用古歌祭祖，有“认祖归宗的强烈冲动”；同有信奉的“起源”神话传说；稻

<sup>1</sup> 洪子诚，丙崽生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sup>2</sup> 徐勇，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北京大学，2012

米江带来的重农抑商思想等。这些行为经由史官德龙之口传递，带有楚文化特色的歌谣内化为村民的行为准则，即使德龙离开，他的后代丙崽却不死；这些价值又被赋予神秘奇诡的巫蛊色彩，淡化了历史中用于教化的条规和剧烈变革下的残忍，形成鸡头寨独有的内倾文化朝向。

从人物形象分析，幽灵的隐现于仁宝父亲仲裁缝而言较为典型。首先他是历史荒诞传统的集大成者，他思维泥古，向往坐庄而死的勇士气节，却对屋里的老鼠执著于堂·吉诃德式的疯狂；其次他也有甘于牺牲的蒙昧奉献意识，他带领全村的病弱服药自尽，大无畏的表面下隐含对生命认识的缺陷。历史幽灵既以保守不改的姿态存在于远离历史的他自身，又被荒谬的生存逻辑掩盖而隐匿。

## 2.2 《马桥词典》：历史现于记忆，幽灵藏于时间

《马桥词典》首先是词典，然后成为小说。不同于《爸爸爸》的有序结构，它消解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将情节铺设于关联性微弱的词条中，目录又按笔画排序，使每个故事都在碎裂的时空中拥有无限延展的可能。历史之于马桥，正似幽灵一般徘徊在多种可能性中，“归元（完）”篇概括了马桥人抹去两级的历史观：事情既归于结束也归于初始。由于广泛认知的历史从来都跟随着直线式的时间，因而当线性时间被经验化和感觉化，时间轴被主观折叠，历史的纵深感消失，将来可能成为现在，过去也可能昭示现在。

历史幽灵以顽强且畸形的方式从马桥人的语言中浮现。“醒”在马桥就是“蠢”，这来自先人（罗人）对屈原精神的理解：屈原作为楚人，是罗人的宿敌，但屈原作为楚臣，却处在和罗人一样被欺压的境地，他们都“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是屈原最终走向崩溃，罗人选择以自身逻辑否定和排斥主流强权后将屈原的“醒”列入警示后人的语言系统，因此他们在端午祭祀的理由并非感动于屈原的忠贞，而是予以败落的敌手诗人似的怜悯。他们甚至用“醒”的反义词“觉”表示“聪明”，与主流话语的倒置中更显历史定位的歧义。

历史幽灵也通过时间的凝滞在马桥隐匿。时间在南方常被冠以“流逝”的紧张感，历史却不随时间流动而停滞在被感知力猎取的某一刻，正如光复眼中痛苦的一九四八年不能被儿子感知一样，相同的历史在两代人之间断然分裂、难再弥合——父亲以为自己的苦难能成为经验分享，儿子却仇视被父亲捧上神坛的、现在的过去。庞大而恒定的历史散落到人群中时，因为时间的心理感知差异慢慢发酵，化为具体的且不可复制的私人记忆片段。现代文化研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感知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从某种角度指一个时期的文化是整体组织中所有因素的特殊生活结果。

福柯指出，历史和人民记忆是一组对抗性的因素，即历史往往与记忆不相符，历史也成为记忆里的幽灵。在文本内部，鸡头寨的村民最终唱着描写“金水河、

银水河以及稻米江”的歌谣向深林走去，对历史的记录中遮蔽了战争和灾害，回忆里留下歌颂并敬畏农耕的美好；在文本外部，作者的凭借记忆与想象，“在地图上都看不见的”马桥无声历史被我们倾听，然而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形态，韩少功试图赋予自身的、马桥人的记忆以特权，去质询历史边缘处的话语，这样的质询本身不带有主流历史的价值逻辑，因而只能借助马桥的方言（反主流的语言）将历史重新用符号编码。

### 3 符号裹挟的权力伤痕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真理，一方面揭示了历史构建中必然携带的话语权力，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失败者的历史伤痕。语言作为书写历史的符号，只是权势或权势的包装（“亏元”篇）；权力也在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语言的扩张和辐射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篇）。在两篇小说中都可以看见话语/语言携带的权力性与伤害性，它们幽灵般地纠缠着历史，在被定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徘徊萦绕。

#### 3.1 《爸爸爸》：符号喻指中的民族伤痕

《爸爸爸》作为民族历史的寓言，其意象本身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征，直指民族内部劣根，在对鸡头寨的“伤害”（批判）中完成历史的指认与建构。丙崽是个永远长不大、只会重复两句话的痴呆，却能一次次大难不死，肉体的永恒与精神的愚昧喻指传统中畸形而停滞的超稳定元素；而丙崽“爸爸爸”和“X妈妈”的二元话语也从生命初始的交媾角度，直接再现了民族思维中普遍的二元对立形式，“泄露天机的阴阳二卦”定义是原始社会下对自然超人力量的本能敬畏，也是潜藏于本性深处难以察觉的无知蒙昧却又不自觉运用的部分。

丙崽是鸡头寨的幽灵符号，他以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村寨，又本能地将村寨内部逻辑一遍遍强化：他是接生婆和史官德龙的后代，鸡头寨生命延续与历史传递的本义被异化为非正常的人形；而仁宝作为鸡头寨唯一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初始现代化形象，和丙崽娘的不清不白关系隐约中拥有丙崽“父亲”的身份，但他从未试图改变丙崽，或被丙崽追逐，或与其他村民一样欺侮丙崽。鸡头寨也是民族生存历史的幽灵，在与鸡尾寨斗争失败后，村民自觉淘汰弱者而剩下繁衍需要的青壮年，“向更深远的深山里去了”：愈加封闭和排外的循环不仅表现了鸡头寨村民生活向内的巨大惯性，展现民族传统中守旧而恒定的向内因子，更揭示了人类群体生存时宿命般的黑暗与残酷。

### 3.2 《马桥词典》：语言符号的历史性伤痕

语言符号的力量于《爸爸爸》而言是相对隐性的，读者需要根据文化境遇和学习经验才能破译符号密码背后的权力结构，而语言符号是《马桥词典》的直接组成形式，按笔划排列的词典也证明历史不过是符号的任性规定<sup>3</sup>，在作者的阐释和解码中，历史伤痕被揭开皮肉、裸露出骸骨，历史也从宏阔的民族寓言神话转向个体化的命运波折。

“亏元”篇以“文革”的文字恐怖入题，讲述年轻人魁元因无法忍受请帖将名字写错而逐步闹事入狱的故事。他面对强敌盐午想报仇却无力，只能偷走盐午家的电钻；他想借酒胆割盐午之耳却割错了人，只能在判决时为自己荒诞而无力地辩解。恰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魁元性格中的堕与屈被一个“亏”字放射至无穷大，这与其说是语言对人的伤害，不如说是语言唤醒了人潜在的伤害意识、赋予人伤害周围的权力。由小及大至“文革”历史或更普遍的人类民族记忆，语言的幽灵一旦从寻求真理的工具到被当作真理时，权力的伤害得以感知：在极端的年代，因为一个错字可能就要付出十五年的青春。当把语言从历史中剥离，或把历史还原为没有语言的本体，会发现分离的两者都是残疾的怪物，语言失去了被组织和被言说的可能，历史只剩下一堆无意义的符号代称，因而马桥的历史是由语言（语词）来阐述的，任何一种历史也都是，既然语言可以伤人，那么由语言构建的历史，也在相似的权力结构中同样会伤人罢了。

跳离文本内容而关注语言形式，在对小说叙述的大胆创新中可以窥见作者的语言逻辑：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正是语言伤痕的表现之一。文学的叙事某种程度上就是纯粹的时间艺术：作品本身以时间为序，阅读作品时读者付出生命时间和讲述时间，在时间的流动中作品得以延续。《马桥词典》打破传统的时间观，在破碎的语境中尝试重新书写和联结历史，历史幽灵便在文字的碎片中浮现，这或许也是作者为了抚平历史伤痛和语言伤痛的自我慰藉。

## 4 直面历史幽灵的寻根与反思

### 4.1 寻根命题中对历史幽灵的反思

历史幽灵在每次传统文化面临抉择和拷问时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五四”时期线性时间同样被消解，中华千年的封建史就在新文化巨浪中浓缩为每页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和字缝里的“吃人”，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建立在对封建传统的

<sup>3</sup> 南帆，《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当代作家评论，1996

全盘否定之上，“历史”被当做束缚人的糟粕摒弃，却幽灵般不自觉地每个革命者身上刻下烙印；进入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八十年代，被五四抛弃的中国前现代历史得以回收和浮现，面对庞然的历史文库与现代化道路的迷惘，“寻根”文学记录了一代学者的求索。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sup>4</sup>，可见他面对民族传统和历史的姿态并非全然否定，而是思索传统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融入未来；他也在2002年的访问中再次重申八十年代的“寻根”命题：“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对全球化的参与”，“寻根”是全球文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自然机制，在西化浪潮的冲击和自身经济崛起的现实下，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面临政治反思转向文化反思的过渡与传统文化幽灵再度浮现的冲突。“寻根”是贯穿两篇小说的主旨之一，在近似的湘楚文化视野下，无论是原始色彩浓郁的鸡头寨，还是选择性吸收外来新事物的马桥，都反映了处在现代与传统交锋处的民族如何对待两股力量的文化焦虑与道路选择。

#### 4.2 两次寻根的联结与深化

许多学者将《爸爸爸》中的丙崽解释为“新旧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不规范文化”与“规范文化”杂糅的畸形儿，他的重生象征“文学传统”中的“规范文化”借由“不规范文化”完成现代意义的再生<sup>5</sup>，这体现了韩少功对待传统与现实交错的复杂态度与呼唤“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的诉求。从宏观整体把握这部寓言式的民族神话，会发现其在批判国民劣根性之外，更有“恒定”中野蛮与文明、传统与现代、无序与有序等众多复杂元素交织的含混，而这种含混到达马桥，一方面经由具体的词条解释使得读者更明晰地把握与鸡头寨逻辑近似的马桥村寨群像，另一方面也在与外界对话吸收的扩充和与真实历史的联结中更加含混。

八十年代的“寻根”呼唤也存在时代局限性。贺照田曾指出“八十年代对人的问题的强调，实际上是以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都强调的集体主义对反的方式来自我构形的，因此在观念上先天不足”<sup>6</sup>，因为没有符合时代的主流话语，于是只能从对立角度想象，且导致文化主体的中空（幽灵化），鸡头寨与现代文明强烈的对立性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逻辑的文化写照。《马桥词典》却否定了“普遍主体”，在主流之外拓展了一个话语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作者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于是故事从主线因果周围的空隙生长，“意义”的传统

<sup>4</sup>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sup>5</sup> 徐勇，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北京大学，2012

<sup>6</sup> 贺照田：《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意义被现代重构，社会的普遍概念不再经“传统”定义，而是表现为跳跃的地域性语词，并衍生出新的意义空间，在向四处流动的时间区域中探寻主流之外的话语表述可能。

## 5 结 语

历史是被建构的幽灵，幽灵是徘徊不去的历史，而权力与伤痕又在幽灵舞蹈的途中伴随对“寻根”的体认而显现。幽灵与符号、历史与权力间的繁杂关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普遍性中也隐藏着文化多样土壤孕育着文化多样形态的特殊性。如何在被异化与被淘汰的抉择中保持本民族的姿态，如何在主流历史大潮中听见边缘话语，如何用主观化的记忆与历史的伤痛抗衡，韩少功通过《爸爸》和《马桥词典》的创造实践，对这些问题留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探索与答案，它们或许能够为遍布历史幽灵的当下探寻微明的前路。

## 参考文献

- [1] 徐勇. 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D]. 北京:北京大学, 2012.
- [2] 项静. 韩少功论[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8.
- [3] 马浩然. 众声喧哗——试析《爸爸》文化批判视野下的消解元素[J]. 名作欣赏, 2020(3):122-125.
- [4] 南帆. 《马桥词典》: 敞开和囚禁[J]. 当代作家评论, 1996(5):4-10.
- [5] 周政保. 《马桥词典》的意义[J]. 当代作家评论, 1997(7):4-13.
- [6] 陈剑晖. 记忆: 重建世界的一种方法——《马桥词典》解读[J]. 文艺评论, 1997(3):29-34+39.
- [7] 韩少功. 文学的“根”[J]. 作家, 1985(4).
- [8] 贺照田. 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J]. 开放时代, 2007(3):5-13.